

蘭谷空



● 房文斋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次

一	香闺	1
二	名优	17
三	春愁	31
四	芳园	49
五	情种	66
六	惊束	83
七	投江	104
八	沉痾	122
九	灵符	145
十	夙愿	164
十一	佳期	184
十二	良宵	207
十三	孽障	230
十四	横祸	252
十五	暗夜	274
十六	公堂	293
十七	酷刑	315
十八	蒙冤	337
十九	侠女	359
二十	铁案	382
二十一	玉殒	404
二十二	双月	427
	后 记	453

一、香 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牡丹亭》

< 1 >

下弦月从东墙头羞羞答答地探出脸，透过“福”字格玻璃花窗，把一团银辉洒进室内。方砖地上立刻印上了一方剪纸似的银灰色图案。

韦惜玉从黑黝黝的天棚上收回目光，侧身向外，久久凝望着皎月的流光所绘出的图案。不知为什么，她想从那色调清晰、复杂而多变的柔和线条中，寻出那个蕴藏在其中的“福”字。自从能摇摇晃晃扶着奶妈的手在地上挪步起，她就住进了这间房子。如今满十七岁了，从来没想到，要找一找那“福”字究竟藏在哪儿。今晚，她忽然一心想从中寻出那个实实在在的“福”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连她自己也不能回答。可是，左看，右看，一遍遍地将线条重新组合，却始终也没有发现那个所盼望的字形。

她失望地长长吁了一口气。一口气未叹完，立刻下意识地向奶妈睡觉的外间，瞥了一眼。那里正发出均匀的鼾声。奶妈已经睡熟了。她放了心。唉，奶妈太辛苦了。每天三星当头，她就蹑手蹑脚地起床，打扫，淘洗，端饭、洗衣。一整天脚不沾地，什么事也不准别人动手，将自己跟妈妈，太太小姐般地供奉着，却从不见她有疲累的神色。妈妈常常劝她休息一会儿，她总是两手一摊：“嘿，太太，这点营生，咋累得着人！”奶妈不但不知

累，也不知愁，很少见到过她锁眉低目，脸上挂霜。一天到晚，总是象欢白灵似的，两只嘴角高翘着，仿佛烦恼和忧愁，从来跟她攀不上缘……

“咣，咣！”西墙边长几上，自鸣钟的两声长鸣，把她从胡思乱想中唤了回来。躺到床上已经两个多钟点了，怎么还毫无睡意呢？往常可不是这样，总是一挨枕头就能睡去。

她用力闭上眼睛，竭力驱赶兜上心头的杂念。可是，眼皮合到了一起，眼珠儿却在下面打转儿，象擦上生发油似的溜滑闪亮。右侧身子压得隐隐发痛了，前胸湿润润，分明急出了细汗。她用力撩开被子，露出半个身子，焦躁地翻到左侧。过了许久，双眼仍然没有半点酸涩。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夜”？

记得有一次，她半夜起来小解，听到外面有动静。趴在窗台一看，妈妈披着棉袄，夜游神似地，正绕着院子里那棵弯曲的玉兰树转圈儿。她隔着窗户喊起来：“妈妈，半夜三更，放着好觉不睡，绕那孤树干啥？”妈妈停下脚步，低声喝斥道：“嚷啥！我睡足了。睡你的去！”第二天，她问妈妈：“你真是个怪人——一觉怎么还能睡足呢？”妈妈转身朝向穿衣镜，扶扶发髻上的点翠金钗，装作没听见。后来，她听奶妈说，那是妈妈“反了夜”。并说，妈妈不断地“反夜”，一反起来，就屋里屋外，走个不停。但当她问妈妈为啥爱“反夜”时，妈妈总是回答：“睡足了呗。”有一次，她听奶妈劝妈妈：“太太，俺打听来个方儿，要是再反了夜，你就在心里数数儿，保你飞快睡着——听说灵得很呢。”后来，当奶妈问妈妈，“试过那法儿灵不灵”时，妈妈很认真地回答说：“嗯，是挺灵验。”

既然那方子“挺灵”，惜玉索性试一试。1、2、3、4……她暗暗数了起来。数着，数着，数目字断了线，竟忘记数到了哪里，只得从头另数。不料，反复了好几次，也没数过一百，仿佛

退回到了连数儿也不识的童年。她忽然明白过来，这生平第一次“反夜”，分明是被昨晚看的那场戏搅的。

“准成是那么回事，错不了。咳，都怨那多事的陈宝生！”

〈 2 〉

陈宝生是丹桂戏园的案目^①。昨天，他来到韦惜玉家。韦家是他的老主顾，隔不上三天五日，他总要笑嘻嘻地走来，用软绵绵、脆生生的吴音官话，把新来的名角儿，或新排出的连台本戏，活灵活现地大加描绘形容一番。逗得人心痒难耐，恨不得立刻扎进戏场，一饱眼福。即使你手头有事情摆脱不开，或者心里不爽，没兴致，他也能把死人说话。让你要出口的谢辞话，梗在嗓子眼里说不出。

韦惜玉的父亲韦宗吉，原是上海洋行的买办。这是一个有着勃勃野心的精明伙计。他的精明，表现在善于揣摸东家的心理。在东家面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他能把已经办的、一件平平常常的买卖，描绘得历尽艰辛，机关算尽，来之不易。更能把同事办的同样性质的一桩买卖让东家相信，那是碰了巧，走了运，并非办事人的精巧。因此，他这“买办”便日益得到东家的青睐。不但薪水随着年月长，年关、节下，总有丰厚的红包悄悄塞到他的手里。别看韦宗吉如鱼得水，活得十分轻松，殊不知，他更有着深藏心底的重重心事。从进洋行的第一天起，他就瞄上了东家屁股底下那把宽大的高背皮转椅。哼，先驮着那“肥猪”吧。总有一天，我要叫你驮驮我这瘦削的身躯。因此，他虽然收入丰厚，却时时警戒自己，紧紧并拢双手十指。

①案目——又称领班头目，是戏场看座的。辛亥革命前戏场不卖票，只收茶费。除了散座儿，好座位都控制在案目手中，亲自到主顾家邀客。

——靠汗水和心计换得的银子钱，来之不易！那些破财毁家的勾当，他几乎从不染指。为了交际，虽然常常陪朋友吞吐云雾抽几口，小打小闹玩“八圈儿”，甚至叫个“条子”，吃吃花酒^①，那是躲不开的交际应酬。拾得起，放得下，不上瘾，不入邪——他要一文一文地将钱积起来，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唯一的嗜好是看戏。不管角色弄好，常常带上妻子女儿泡戏场。花上三百、五百文，换个半宵快活，不但健身养心，还明晓天下文臣武将的功略，人情世事的厚薄。只要酒壶嘴上省一省，零碎钱少花几个，并不妨碍钱柜的进项。于是，他就成了陈宝生的老主顾。等到他积足了自己经营的本钱，便去香港和广州各设了一分店。为了不让家务缠身，妻小仍旧留在上海法租界安乐里。“先生”虽然早已远去港穗，陈宝生对韦家母子的照应，却一如既往。

昨天，他又来到了韦宅。仆人范五给他开了门。他走进上房，向迎出来的韦太太长揖至地，请安问好。立起身，轻轻在红木嵌云石靠背椅上落了座，扯平双膝上的长衫下摆，眉飞色舞地开了篇。韦惜玉当时远远躲在母亲的卧室门内，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韦太太！阿拉上海人眼福勿浅哪！京朝聘得来首屈一指的‘三庆班’头牌台柱子，当今武生泰斗。韦太太，依勿晓得，这位杨老板可不是平平常常的伶人。”陈宝生左手撸撸右袖口，伸出右手比划着，“人家是大名鼎鼎的同光十三绝^②，顶儿尖儿的角色。了得吗？自打唱红了大半个中国，莫说北京城里的名戏场，就是皇宫里头的大戏台，也成了人家献艺的地方。连最难伺候的慈禧皇太后，几天不看杨老板的绝招儿，唱着蜜水都是苦

①吃花酒——让妓女侑酒。

②同光十三绝——同治光绪年间北京最著名的十三位京剧伶人：程长庚、张胜奎、卢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郝兰田、刘赶三、朱连芬、杨鸣玉。

的。只要杨老板‘出将’门口一亮相，她老人家又是叫好儿，又是拍巴掌。大元宝流水般地往下赏。一场戏唱下来，人家杨老板脸不红、气不喘，那位老佛爷可是喊哑了嗓子，拍肿了手掌喽！”

韦王氏笑着插话道：“陈先生不愧是闯世界的，死人能让你说话，活人准让你说神……”

“勿是的，勿是的！”陈宝生连连摆手。“韦太太，阿拉一向讨厌瞎奉承。有了真神才念经。依想哟，连西太后都夸杨老板是‘活赵云’、‘活美猴王’，会假得了吗？要不，怎么称得起是‘武生泰斗’呢？！”

“一个唱武生的，‘抬斗’干啥喽？”

“太太，那是说，人家的名气大得不得了，就象泰山、北斗星一般出名和耀眼。”

“陈先生，今晚的泡戏，不知是啥戏码？”韦王氏被说动了。

“开锣戏是武打戏《两将军》，连下来是青衣唱工戏《宇宙锋》，压轴好戏是杨老板的长靠名戏——《挑滑车》！”

韦王氏一听，连连摇头：“原来杨老板唱的也是折子戏呀——没根没梢的，硬是让人心里头犯急躁。陈先生，改天再说吧。”

“太太，依莫小看这‘折子’，那可是长靠应工的重头戏。俗语说：‘不演长、挑、取，羞穿高靴底’。”陈宝生为自己的杜撰很得意。他进一步解释道：“哪个穿高靴底的长靠武生，倘使拿不起《长坂坡》、《挑滑车》、《取洛阳》这类硬功戏，勿得多少香汤好喝。人家杨老板一出不漏都带了来，教阿拉沪上戏迷开开眼。太太只要去看上一眼，依就信服小人的话啦。人家玩艺儿地道：静如处子，动如飞燕，闪展腾挪，一招一式——脆，帅，绝！要不，班子初到，订座儿的，踏断街，挤破门。弄得阿拉这作案目的，都无那哈个哉！”①

①无那哈——没办法。

“哦，有那么多贪看杨月楼的？”韦太太来了兴致。

“咳，”陈宝生叹一口气，接过王妈递过来的水烟筒，咕噜噜，深吸一口。仰头吐出长长的烟缕儿，摇头晃脑地说道：“这几年，阿拉上海人看戏渐渐入了门径，硬是亲上了‘京派’的玩意儿。挤破脑壳，也要占先，争个先睹为快。不过，争归争，抢归抢，鬼头、蛤蟆眼，靠边儿候着。勿成让阿拉陈宝生冷落了老主顾？”陈宝生探身向前，放低了声音：“韦太太，三天泡戏，花楼上的包厢座儿，一眨眼，全有了主儿……”

“那就过几天再说吧。”

“不，韦府是老主顾，勿敢冷落哟！依跟小姐的雅座，小人早就留下了呢。呶，就是花楼左厢居中的三个座儿，正对出将门①，那可是上座中的上座哟！韦太太，看戏对了台，才算勿白来嘛！那地界儿，不光对台，省力，杨老板一掀门帘，九龙口②上一亮台风，依就是睡着了，也逃不出依的眼角梢儿……”

韦王氏被逗笑了。惜玉知道陈宝生舌尖上的能耐。哪怕戏园请来的是软皮豆腐般的角色，排出的是让人倒胃口的戏目，也能让他形容得蛟龙升天，彩凤落地，麒麟送宝，天花乱坠。即使身子不舒坦，心里不安逸，也总是被他“诓”进戏场去挨时辰。花了钱，没好戏看，只能嗑瓜子儿，嚼荔枝，耐着性子喝半宵苦茶。不过，平心而论，那也怨不得陈案目。人家端的是“板凳腿”的饭碗，能不摇动巧舌做卖瓜的王婆？怨也只能怨母亲看戏的瘾太大。她真想掀开门帘近前连说几声，“武生戏吵死人，不去！”又怕姑娘家越礼答话，有失体统。只能在心里暗暗诅咒为陈宝生提供口实的京朝名伶杨月楼！

①出将门——旧时舞台，上场门称“出将”，下场门称“入相”。

②九龙口——离出场门不远处，出场演员亮相的地方。

陈宝生从韦王氏浮上一层欣喜云霞的脸上，看透了老主顾的心意。急忙站起来说道：“韦太太，今晚的机会好比齐天大圣下凡界，千载难逢。”他拖腔拉调，象在念台词儿。说了一句，忽然改变腔调，一本正经地补充道：“太太，依老人家，莫忘嘱咐小姐当心自家的手掌拍肿，脚板踩疼。不痛惜自己的尖脚儿，也该体恤园子里的地板呢。哈——”

韦王氏一面拿手帕儿捂着嘴笑，一面答道：“好个陈先生——让你逗死了！”

陈宝生一听，急忙扯扯袖头，深深一揖：“韦太太，恕小人不能久留。依是头一家受请，阿拉还得张罗别家去。依歇着。今晚准六点，在戏园门口，小人恭候太太小姐大驾光临！”

〈 3 〉

吃过晚饭，老仆范五雇来的亨斯美^①马车准时来到韦宅门前。王妈将打扮得簇然一新的韦太太和惜玉姑娘扶上车，然后自己坐上前面的座位。车伕轻吆一声，马车便悄无声息地向丹桂戏园奔去。

丹桂戏园大门前，已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短褂长衫，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焦急等待的观众，享受不到戏园案目亲自登门送座儿的自在，只能挤在戏园门口，想靠侥幸，争得个临时加的散座儿，过过名角瘾。

观众的踊跃，证明杨月楼的莅沪献艺，端的是惊动了十里洋场。看来，陈宝生的卖关子，并不是瞎吹。

因为街上人挤，马车在离戏园大门很远的地方，便停了下

^①亨斯美——英国人亨斯美发明的四轮轻便马车，当时是上海租界内富人们常用的代步工具。

来。大脚板的王妈第一个跳下车，伸手扶下太太，再把惜玉小姐扶下地。三人走了不远，陈宝生便快步来到了面前。

“韦太太，韦小姐，小人等候多时了。”陈宝生恭敬地拱手施礼。“小人已经安排妥贴，快请里面入座吧。”

韦王氏急忙答道：“谢谢陈先生费心。”

“勿客气，勿客气！太太、小姐请！”

陈宝生在前面带路，嘴里“劳驾”、“借光”地不断喊着，两手轻轻地推搡着，把韦家主仆三人领进了戏园。登上花楼左侧包厢，主顾一落座，便走来一位年轻伙计。他一手擎着一只托盘，一只托盘上放着一把茶壶，另一只上放着盛干湿手巾的两只瓷盘子，恭恭敬敬放在韦家主仆面前。陈宝生给客人斟上茶，向伙计招呼一声“好好伺候”。便拱手告辞，匆匆下楼照顾别的主顾去了。

包厢座前的红漆窄几上，已经摆好三只白瓷茶碗和四只瓷盘，盘里分别盛着金桔、干龙眼和黑白瓜子。丹桂戏园虽然座落在租界内，仍沿习老规矩，不售戏票，也不单收戏价，而只收“茶费”。这茶费自然包括戏价和茶点价在内。倘是特意留下的好座位，还得给看座儿的付小费。韦王氏是戏园常客，自然懂得这规矩。她用湿手巾擦了手，又用干手巾揩干。便从捏在手里的纱巾中，取出一块银洋，放在托盘上。低声向小伙计说道：

“拿去，不要找了。”

“哟，太太，太多啦，太多啦——用不了这么多嘛！”伙计的声音很响，附近的观众席上都听到。这话的含意很明白：

“瞧，人家多大方，都该学着点！”

韦太太很凑趣，也略微抬高了声音答道：“多余的，小哥买壶茶喝吧！”

“阿拉谢谢你啦，太太。谢谢，谢谢！”伙计连连鞠躬，倒

退着退了下去。

刚才进戏园的时候，因为人挤，韦惜玉只顾低头看路，未看到门外高悬的“门报”^①。此时才注意到斜对面廊柱上悬着的“堂报”。原来今天的夜戏共有三出：《两将军》、《宇宙锋》和《挑滑车》。这三出戏，韦惜玉都没看过，她从戏名上判断，一准都是武戏。心里更加后悔，不该前来。特别在“挑滑车”三字下面，还有“杨月楼老板领衔主演”，一行醒目的大字。韦惜玉记得，以前不论“门报”还是“堂报”，都只写戏目，并不写伶人的名字。对京朝来的角儿，戏园竟也大加巴结起来。她觉得很可笑。武生戏不过是翻跌扑打而已，真猜不透，他“杨老板”能好到哪里去！

丹桂戏园象个要出嫁的新娘，打扮得通体簇新。乳白色油膝散发着带辣油味的香气，连戏台的布置，也跟往日大不相同。四盏大玻璃自来火^②水晶吊灯，比往常明亮许多。舞台上通常安设的机关布景不见了，一面被称作“守旧”的、水青色彩绣大锦幔，遮满了整座戏台。锦幔正中横绣着四个大隶字：“借古鉴今”。大字下面是一头银光闪闪的巨象。象背上驮着一只大宝瓶，宝瓶中安插着的东西，既象花枝，又象灵芝。韦惜玉不明白那到底绣的是什么。白象上方还有四个隶字：“太平景象”。在出将门和入相门的朱红门帘上，也各绣四个大隶字。那是一副对联：“万国来朝，八方向拜。”纬幔和门帘的四周，那用金线绣出的曲形图案，在玻璃水晶灯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戏台前方的朱柱上，是一副新镌刻的黑漆金字对联：“同向祥风调凤管，共依爱日耀霓裳。”字迹遒劲、庄重典雅，与五彩夺目的绣幔交相辉映，把整座戏台装饰得金碧辉煌。

①门报——悬在戏园门前的戏园广告，大都是黑漆木牌，用毛笔蘸白粉书写当天演出的戏目。“堂报”形式相同，只是挂在室内。

②自来火——即煤汽灯。

“哼！喊声高，准成货色低。赚钱的行当，谁不如此！倘使货色好，哪在门面光鲜上？”韦惜玉是个任性的姑娘，今晚看戏不情愿，看着什么也不顺眼。

〈 4 〉

空无一人的舞台上，走上来四个人。他们来到舞台左侧，安置文武场^①的地方，各自抄起锣鼓家伙、咚咚锵锵地敲打起来。开始，锣鼓声还轻柔舒缓，渐渐地，急骤高昂起来。一阵“乱锤”，又接上“急急风”^②。越敲越急，越急越响。已经震得人头脑轰轰，耳鼓嗡嗡，敲打的人仍不肯歇手。韦惜玉听说过，这叫“唤客锣鼓”也叫“静场锣鼓”。倘使光顾戏园的客人太少，座儿不满，听到这火爆热烈的锣鼓长鸣，总能吸引来几名新看客。如果看客已满，铿锵一敲，也可压下嘈杂的吵嚷声，以便让戏迷们聚精会神地听戏。

韦惜玉讨厌死了这“静场锣鼓”。往常的经验告诉她，这吵死人的“静场锣鼓”，必须敲过三通，才能开戏。俗话说，“懒人闲话多，坏戏锣鼓多”。这种只躲楼梯不见人，故意拖延开戏时间的勾当，真叫人难捱难耐。大概“虚张声势”这个成语，当初就是从这锣鼓经上取的。“静场，静场！”倒不如说是“吵场”，“闹场”！心里烦，越觉得耳鼓里吃不消，而敲锣鼓的人却都象在跟她作对，一个个使尽全力，猛敲猛砸，似乎不把人的耳朵震聋，不把戏场的屋顶震塌，便决不罢休。直到韦惜玉被震得太阳穴隐隐胀痛，两耳嗡嗡作响，那仿佛叫喊累了的、咚咚轰响的堂鼓，才好不容易让位给“叭达、叭达”脆响的“皮锣”^③。节奏

①文武场——旧时戏班，称丝竹乐为“文场”，打击乐为“武场”。

②乱锤、急急风——锣鼓曲牌名。

③皮锣——鼓板，乐队总指挥。

终于缓慢下来。紧接着，垫戏开了场。

一位黑脸虬须大汉，手挺丈八蛇矛，正跟一位拿枪的白袍小将将在对阵厮杀。两人旗鼓相当。来来往往，拼杀了许久，仍不见胜负。后来，两人的兵器都打掉了，竟撕扯到了一起，双双从马上滚到了地下，但仍然扭打不止……

韦惜玉掉头看看妈妈和王妈，她们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连眼睛也不舍得眨一眨。哼！不过是两只斗鹌鹑，你撕我打的，有啥看头？也不知那来这兴致！她不解地叹口气，低头嗑瓜子，不再抬头。一面默念起刚刚读过的《牡丹亭》中的曲子：

“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

一捻起心爱的曲牌，耳畔的吵闹声立刻低了下去……

“阿宝快看，换了青衣戏哪——《宇宙锋》！”母亲在低声提醒她。

抬眼望戏台，果然有一位淡妆女子斜站在戏台正中。她素衣素裙，面带愁容，左手扯起右袖头，半遮粉面，用悠长悲切的长腔，吟起了“引子”，“杜鹃枝头啼，血泪暗淋漓……”哦，原来《宇宙锋》不是武戏。可是，一上场又是“杜鹃悲啼”，又是“血泪淋漓”，也真够惨人的！今晚活该晦气。不是让人心烦的武斗，就是惹人悲伤的啼泣，大概别想有开心的戏出可看咯！她抓起一只金桔，使气地剥了开来，撕下一瓣，填到嘴里，用力地嚼了下去。不料，桔子又酸又涩，毫无往常的甜美。强忍着咽下去，将剩下的大半个桔子，狠狠扔到座位底下，暗骂了一声“烦死人”！

见惜玉不专心看戏，韦王氏拉过女儿的左手握在手里，一面不住地低声提醒她注意戏台：“喂，阿宝，皇帝秦二世来了……哟！他一眼就看上了赵艳蓉。坏了，要选她进宫‘陪王伴驾’！这可叫她怎么办呀？哦，哑吧丫头真机灵——她在教导小姐装疯

呢……嗨，装得还真象哪！好，老头子相信了……”

“妈！吵死人——我自己会看嘛！”惜玉忍受不了妈妈的唠叨，话一出口，又觉得太扫妈妈的兴，只得歉歉地补了一句：

“妈，你说话别碍着人家看戏，我都看得懂嘛。”这是实在话。她已经开始担心赵艳蓉的命运了。咳，这可不是光骗过她父亲就行，生杀予夺大权握在皇帝手里呢！不知她老子怎样向秦二世交待？幸好，赵艳蓉的“金殿装疯”很成功，不但骗过了那个粉脸皇帝，还狠狠地把“贪淫酒色、不理朝纲”的“无道昏君”，骂了个一佛升天，二佛出世。赵艳蓉抹了一把冷汗，退了场。韦惜玉吊在嗓子眼里的一颗心，才落回到胸腔里。她不由高兴地在心里骂：“好个见了漂亮女人就垂涎的皇帝！打不着黄鼠狼落一腚臊——活该！”她从一本弹词小说上曾读到过，说男人象采花的野蜂，见一朵，爱一朵；采一朵，扔一朵。女人则象条绳子，一颗心空荡荡，不容易有着落，一朝有了着落，不但捆得你紧紧地，还要打上个死结结，解都解不开。但她从来不信那会是真的。那无非是不怀好意的人，编造出混话去作践男人。要不，为什么许多传奇小说上写的都是相公多情，佳人忠贞？！可是，这秦二世原来比那些见异思迁的男人，还坏千万倍。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外加上数都数不过来的妙龄宫人，供他玩弄，还不满足。一旦见了绝色的女子，仍然饿鬼似地，恨不得抢过来就啃。哼，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人王国君”！难道越是心术邪，才越是有高位让他坐？还是因为坐上了高位，才变得昧尽了良心呢？韦惜玉努力想寻觅出答案，一时却寻不到。看来，还是贫寒能使人洁身净心。只有布衣寒士，才舍不下茅舍丑妻。高官厚禄，腰缠万贯的人，十有八九靠不住！

韦惜玉忽然想到已经两年多未回家的父亲。当初，父亲在上海作买办时，对妻子女儿，可以说是关怀倍至。母亲有个头疼脑

热，不惜化重金请名医。对自己，更是克尽慈父之责。时新衣料，可口的点心糖果，用不着自己开口，父亲总是按时送到她的手上。看戏时，几乎从头至尾握着她的小手，亲手剥好了香蕉、桔子送到她的嘴里——一个多么使人依恋的慈父哟！谁知，自从到香港和广州开了店，坐上了经理的高座，便立刻变了样子。开始，每隔半年几个月，还回来看一眼。渐渐的，很少见到人影。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万金家书”，虽是了了草草几句话，却从来忘不了“照看着两爿店分不开身”那句老话。后来才知道，原来父亲在广州和香港，安了两个新窝。一人开着两条船，自然是分身不得了。哼！陈世美当了驸马，便杀妻灭子；父亲一朝成了阔老，也忘了妻子女儿。发了财，人就变坏了！害人的财富哟……

〈5〉

一阵高亢嘹亮的歌唱，把韦惜玉从沉思中唤醒。她不由地抬起头来，只见戏台上亭亭站立着一员气宇轩昂的年轻武将。只见他，高鼻方口，宽额玉面，两条浓黑的剑眉直插鬓底，一双炯炯的明目凝视着前方。他头戴银色大额子^①将军盔，身穿银色战袍，背插四杆银白靠旗，通体银光闪闪。手持一杆大头枪，一面挥舞，一面威风凛凛地高唱着，正准备迎击蜂涌而来的敌军。

“唉，又是杀、杀、杀！”她真想抽身就走，一人跑回家去。可是，不知为什么，却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瞪大双眼注视着戏台。想把那小将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看个彻底，并牢牢地记在心里……

哎哟哟，多么勇武的将军！那么多番兵番将，竟敌不住他手中那杆玉龙翻飞的大头枪！好，番兵死的死，逃的逃——小将果

①大额子——武将戴的一种头盔。

然得胜了。她高兴得直想喊。可是番兵又生出了新花样：从山顶上放下了八辆铁滑车。下滑的铁车，象滚木擂石一般，向小将飞冲而来。吓得她一颗心缩得紧紧的，差点喊出声来。不料，滑车被大将用枪挑到了一旁。一辆、二辆、三辆、四辆……啊！好一位神力无边的天将！她兴奋的直跺脚。哟，不好了，他累了。不，是马累了。哎呀！战马累倒在地上了。任他怎么抽打，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好，又一辆滑车朝他冲了过来，他躲不开了……

“天哪！”韦惜玉高喊一声，低头俯身，两手紧紧地捂上了双眼……

散场的喇叭响了。紧接着，暴出了惊雷般的掌声。韦惜玉慢慢放下手，抬起头，只见那小将正站在戏台前沿，向台下鼓掌还礼。一群热心的戏迷，踊到戏台根前，又拍手，又拱手，向他致谢。韦惜玉不由自主地一面猛拍手，一面站了起来。她要走上前去，仔细看看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向他道几声辛苦，喊几声“好”。可是，她刚一抬脚，却被妈妈拉住了。猛然记起，这是在楼上。咳！即使在池座里，一个姑娘家，也没有在大庭广众面前，上前去跟伶人致谢的道理呀！

象一尊木雕似的，她怔怔站在那里。下意识地拍着掌，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进了后台，又一遍遍走出来答礼的将军。直到确信他再也不会露面了，才被母亲和奶妈，一人扯着一只手，拉着下了楼。

“阿宝，信了吧？名不虚传嘛。真得好生谢谢陈案目！”

女儿终于聚精会神地看完了一出戏，韦王氏高兴得捏着女儿的小手，舍不得松开。陈宝生站在戏园门口，向老主顾施礼送行。韦惜玉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也不记得怎么上的马车。一路上，她轻轻合上双眼，眼前却依然飞舞着“神将”的银盔银甲和大头枪……

“今晚不该看楼座……”奶妈扶她下车时，她低声嘟囔了一句。

奶妈只当她在说“今晚不该看戏”，接口道：“咋不该？人家才是真功夫嘛！咳，真难为了杨老板，那样的好腿脚，实在叫人看不够！”

“多亏了陈案目，过两天得好好谢谢他。”韦王氏又补了一句。

咳，妈妈说要好好谢谢陈案目，奶妈也说杨老板叫人看不够！莫非我也是跟她们一样，中了杨月楼的“邪”？不就是一个唱武戏的优伶吗？到底有啥与众不同之处？身材？扮相？武功？还是歌唱？似乎都跟别的武生一样，分明又都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呢？韦惜玉一时弄不清，辨不出。只觉得银盔银甲将军的影子，粘在了眼皮底下，赶不走，驱不开。闭紧了双眼，他仍然清晰地站在面前。

往常，她伴随母亲，看过许多新奇的戏目，见识了不少顶儿尖儿的名角色。连自己最爱看的粉面小生（想到这里，她用手摸摸发烫的脸颊），也见识了许多：风流的，儒雅的，英俊的，勇武的……他们的功夫高下不一，人才神韵有别，有的堪称神采飞扬，光艳夺目，连那些绿荷出水般皎洁婉丽的青衣，彩蝶迎风般清新娇艳的花旦，也被映衬得黯然失色。自己也曾目不转睛的贪看过。甚至看得心头轻轻的跳，脸腮微微的热。为千金小姐后花园的佳会而欢欣，为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偿愿而庆幸。但是，一走出戏场，很快也就忘记了。做戏，做戏，哪能当真格的！

可是，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她仿佛被那“天将”的剑眉朗目，方面朱唇，腾挪身姿，迷眼歌舞，摄去了魂魄，驱走了梦寐。象观看旭日出山，彩虹横空一般，那灼目的五彩光焰，将自己裹胁其中，一时间神旌飘摇，迷失了南北西东。俗话说：“女要